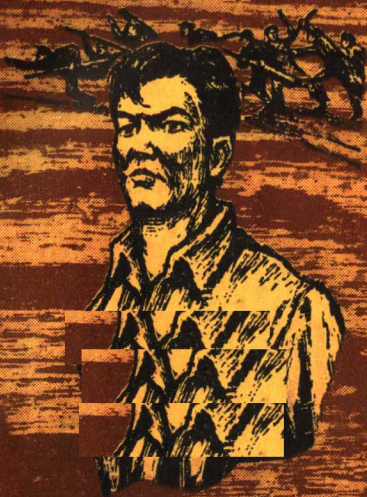




革命故事

在角江怒潮中

王鯤烈士的故事

江 坪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 命 故 事

在 甬 江 怒 潮 中

——王鯤烈士的故事

江 坪 著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介 紹

宁波的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时，已經崭露头角。王鯤烈士就是宁波工人运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通过烈士一生的事迹，可以約略看出宁波的工人羣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样反抗英帝国主义；怎样发动罢工，向资本家进行經濟斗争；怎样拥护和支持国民革命軍北伐；怎样和新軍閥蔣介石进行无情的斗争等种种可歌可泣的光輝事迹。

在甬江怒潮中

——王鯤烈士的故事

江 坪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万石里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浙江分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2³/16 字数 53,000

1958年5月 第 一 版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90

統一書号：T 10103·153

定 价：(6)一角九分

目 錄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成長.....	(5)
第三章 甬江怒潮.....	(33)
第四章 就义.....	(58)
后 記.....	(68)

第一章 童年



王鯤烈士遺象

1905年，王鯤生在宁波城里一个工人家里。

宁波城背靠四明山，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横贯在它的中央，从这里乘輪船可直达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江北岸有铁路、公路和杭州相接，水陆交通非常便利。浙东地区的土特产和舟山漁場的水产都要从这里吞吐。可是，这个富庶的地方，早在1842年8月就被腐敗的清朝政府出卖給英国帝国主义了，成为“南京条約”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宁波就成了英国資

本家压榨中国人民的吸血管。优良的港口，受到外国侵略者的任意踐踏，老百姓过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

王鯤的家，就是許多窮苦家庭里的一个。

王鯤的父亲在宁波江厦街一升南貨店里当廚司，一有空閑还得去做零活。沉重不息的劳动，只換得一点点微薄的报酬，怎么

也养不活一家四口人。父亲又想了一个办法。原来，南貨店里的醬品类东西，都要用陶土罐裝起来，为了便利顧客攜帶，陶土罐上面还得包扎起来。父亲几次恳求老板，终于把这个扎陶土罐的手工活領来給母亲干。母亲学习扎陶土罐是这样开始的：先把別人扎好的陶土罐样品，按它編扎的层次一层层地拆下来，然后再照样一层层地編上去，这样裝了又拆，拆了又裝地学了几次，终于学会了。后来母亲又把这門“手艺”傳授給嫂嫂。从此，扎陶土罐就成了家庭的副業了。

王鯤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帮助媽媽把扎好的陶土罐，按大小一层层地叠起来，还記熟了陶土罐的各种名称：五斤裝的叫“光瓶”，三斤裝的叫“藍瓶”，一斤裝的叫“櫃瓶”。母亲把一批陶土罐扎好了，王鯤就帮着母亲把扎好的陶土罐送到父亲工作的南貨店里，領回来的手工費就糴些米，买点菜回家。这样，王鯤就跟母亲学会了这門扎陶土罐的手艺。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劳动的种子。

二

讀書，这对窮苦人家的孩子來說，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呵！

王鯤的父母省吃儉用地把他送进了私塾。在私塾里，王鯤的成績很好，考起来总是前几名。加上他对待同学和藹可亲，好帮助别人，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活象个“小人头腦”。

每天早晨，凡是路过王鯤家門口的同学，都要来約他一起上学去。

最愉快的要算过端午节了。每逢端午节，宁波人的风俗是：家家户户門上都要貼“端午老虎”和“鍾馗象”，挂上菖蒲、艾叶，这些都表示，这一年百病与災害都能消除了。这一天，王鯤就約了几个同学到自己家里来画“端午老虎”，画的是一个打虎

英雄在打一只老虎。打虎英雄穿着紅紅的衣裳，綠綠的褲子，老虎的顏色是黃的，头上还毕恭毕正地用紅顏色水画上一个“王”字。王鯤画得最好，还时常教另外同学这样画，那样画。孩子們描呀，画呀，做好了几十張“端午老虎”后，每个人先分一張，貼在自己家的門口，其余的就拿出去卖，每張卖一个銅板。孩子們把卖来的錢除了买几只端午“金蛋”（节日食品）和香袋外，还用这些錢来买鉛笔、小筆記本，留着讀書时用。

王鯤在私塾里讀書，却不能按步就班地讀上去，家里經濟发生問題了，就得中途停学，他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干活；家里經濟稍为寬裕了，就再去讀書。这样停停讀讀，讀讀停停，到王鯤十六岁那年，总算讀完了私塾（相当于小学毕业）。

在私塾毕业后，王鯤就和几个同学一起整天东奔西走去打听不出錢能讀書的地方。不久，终于找到了，这是一个設在姜斌桥天主教堂里的华英学堂，这个学堂距王鯤家里不远，讀英文可以不要化錢。但凡是要来讀英文的孩子，一定要信仰天主教。当王鯤把这件事告訴給母亲知道时。

“怎么，讀書还要入教做禱告？”

母亲听說进华英学堂讀書的人，一定要信仰天主教，反感很大。王鯤早料到母亲会这样的，他馬上安慰她說：

“媽，你放心吧！我入入教，心不入教好啦，騙騙他們，这样，英文总可以学会了。”

经过王鯤三番兩次的解釋，母亲终于答应他去华英学堂讀英文了。但母亲提出的問題，王鯤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去讀書一定要入教呢？……

三

每当王鯤从教堂做完晚禱回家，天已經黑了，可是家里总是等着他回来一起吃晚飯。飯后，母亲就習慣地遞一盞明亮的煤油

灯給他，讓他到楼上床鋪边去溫习功課。剩下的一盞豆油灯，母亲和嫂嫂就在这微弱的灯光下扎罐頭。每天晚上，王鯤溫課总是溫到深更半夜，一直要等母亲几次三番的催促，才下楼来睡覺。

第二天拂曉，母亲还未醒来，王鯤就蹑手蹑脚的溜出家門，跑到甬江畔，大声地練習发音，背誦生字去了……

王鯤在华英学堂讀了兩年英文，毕业出来，就和几个同学一起考进了宁波邮政局做揀信生。当邮政局的录取信寄到家里时，母亲滿面笑容地囑咐王鯤說：

“宗宝（王鯤的小名），邮政局这門差事象一只橡皮飯碗，你要保住它呵！”

从此，王鯤踏上了生活的道路。

第二章 成 長

一

192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天空抹着淡淡的白云。

王鯤徒步在甬江边，朝宁波市邮政局走去。他看到停泊在甬江中的一艘艘洁白的外国商船和一艘艘灰褐色的外国兵艦；他看到江北岸外灘一幢幢紅色的、綠色的花園洋房和一座高大而精致的天主教堂；他又看到在外国商船停靠的碼頭边，一大群工人的肩上压着一个个沉重的麻包，从緩慢而抖动的脚步中可以看出，这份工作是多么吃力呀！



每天早晨，王鯤总看到一大羣工人吃力地劳动着。

“外国人怎么这样神气呀？”

每天早晨，王鯤去郵局的路上，总是看到这种想不通的情景。

他虽然再也得不到專門讀書的机会了，可是仍旧和从小在一起的同伴小李，到处补习着功課。宁波四中、培英女中和启明女校都是他們常去的地方。当时这里的中学教师赵繼猛、王小謨和楊眉山等同志，正在組織馬克思主义研究小組，平时还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

王鯤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开始懂得“打倒列强，建設祖国”的道理。因此，他下了班，就常到培英女中和宁波四中去。日子一久，去的次数就更多了，从学校里出来时，有时还夾着一筒紙，回到家里，就匆忙地吃了晚飯，上了樓房，把門栓一插，坐在母亲的床上，把紙筒打开，露出了許多紅紅綠綠的長紙条。他就把这些長紙条一張一張攤好，拿起毛笔写起来了，笔迹又大又粗：

“打倒列强！”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約！”

“打倒軍閥！”

“民族解放万岁！”

.....

第二天清早，这些标語就在宁波市的大街小巷里出現了。

王鯤的生活突然起了变化，引起了家里人的注意。

一天晚上，他正在樓上写革命标語，母亲突然走了上来。

王鯤来不及把标語紙放好，一下子就被母亲看到了。母亲看見兒子这副慌慌張張的样子，又看到床鋪上攤着的許多紅紅綠綠的紙条，忙問道：

“宗宝，你在做啥呀？”

“媽，我在做一件好事情。”

“什么好事情？”

“媽，你以后会知道的。”

“宗宝，做好事情我会依你的。可是現在正是兵荒馬乱的时候，你得格外小心才是！”

王鯤感到母亲真关心自己，連忙安慰她說：

“我会当心的，請你放心好了。”

二

1925年夏天“五卅”惨案发生了。革命的浪潮立刻布满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緒更加激昂起来，到处都在抗議。

这时，王鯤已經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了。

王鯤和邮局里的工人一起，也参加了宁波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还到海关去燒毀英国洋員的住宅，在宁波的英国領事館門前振臂抗議。

这天晚上，王鯤失眠了。上海紗厂工人顧正紅的英勇形象，不时在腦海里翻騰：共产党员顧正紅，帶領着工人涌进工厂大門，揮着拳头在前面大声喊道：“往里冲呀，打倒这些强盜！”日本厂警看見他帶領着工人冲了过来，忙向他开了几槍，随着槍声，顧正紅倒了下去，日本厂警又赶上去，用刺刀乱戳着……

王鯤越想越恨，后悔在白天沒有冲进英国領事館去。

王鯤深深被共产党员顧正紅的英勇行为感动了。他想起了党，想起了和自己日夜相处的工人兄弟。王鯤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向顧正紅学习！

不久，党的地下組織認為王鯤已經过党的長期的教育和考察，决定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王鯤的实足年齡才十九岁。

这天晚上，党代表赵繼猛（也是共青团宁波地委書記）把王鯤带到了郊区一个农民家里。路上，王鯤問道：

“你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不要問，跟着我走吧！”

他們走進一間用茅草搭的農民家里，这里面只點着一盞光亮微弱的豆油燈。王鯤定睛一看，已經有三、四個農民和學生模樣的人等在那里了。他們都和趙繼猛打招呼。再一看，泥牆上還臨時挂了一面紅旗，上面穩穩約約地看得出是鐮刀和鐵錘。王鯤看見這些，心里立刻明白了。

趙繼猛把他拉到一邊說：

“王鯤同志，我是你的入黨介紹人，中共寧波地委會今天決定吸收你入黨……”

王鯤聽說黨決定吸收自己入黨，一把抓住了趙繼猛的手，心里激動得要命，連自己也不知道竟流出了許多眼淚。

他和其他幾個人朝黨旗走了過去。這是一個人的一生中多么莊嚴、神聖的時刻呵……

王鯤筆直地立在黨旗面前，舉起右手，握着拳頭。趙繼猛也舉起右手，帶領他們開始宣誓了。

“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誓不叛黨，革命到底……”

一句句入黨的誓詞，從王鯤內心深處清晰地發出來。

簡短的儀式結束後，趙繼猛就找王鯤作了他入黨的第一次談話。

“王鯤同志：做個共產黨員就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誰要在半路上退縮，那他就不配做一個共產黨員……”

王鯤激動得很厲害，他又緊緊地握住趙繼猛的手說：

“黨把我從生活的迷途中引導出來，使我懂得做人的真正目的。今天黨接受了我的請求，使我成了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我一定要用我的全副精力，甚至我的生命來保護黨，保護無產階級的事業，永遠也不動搖，一直革命到底，到底……”



“王鯤同志，做个共产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三

新的生活开始了。

党告诉王鯤在工作中要多接近工人群众，多向工人群众学习，要团结他们，成立工会，要组织工人跟军阀，跟帝国主义强盗作斗争，争取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在邮局里，坐写字间的人和邮递员、接车员（过去歧视地称他们为“邮差”、“苦力”）是从来往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一天，下班后，王鯤没有回家去吃中饭，他在外面吃了一些点心后，就走进投遞房，他想看看邮递员和接车员的生活。在投遞房里，他看见一个邮递员赤着上身，伏在并排的兩条長凳上，口中急促地喘着气。另一个人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弯成一个鉗子的样子，吃力地在躺着那个人的背脊上擰，发出清晰的“卜卜”声。一会儿，背脊上出现了一条条紫黑色的血路。

“哟，怎么啦？”王鯤走过去关心地问着。

那个正擰得起劲的人看也不看他一眼，冷冷地回答道：

“发痧气（中暑）了。”

“快弄点十滴水吃吃。”

“呸，那来这么多十滴水给我们喝！”

那个人回头一看是局里的先生，心里觉得很奇怪，擰背脊的那只手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这个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了，长得又高又大，肩膀闊闊的，有着一張久經風霜的古銅色的臉孔。他是邮局的接车员，名叫張庆祥，專門到輪船碼頭和火車站去接送邮件。王鯤听到他这样回答，觉得很惊奇，忙問道：

“怎么，难道局里連十滴水也不給你們吃嗎？”

“是的，先生。”

王鯤听了非常气愤，真想馬上把局長找来，替工人兄弟評理。

一轉念，他就立即跑到局里郵務生（即營業員）辦公的地方，拿來了一小瓶十滴水，還把自己用的茶杯也拿來了。然後，連忙倒上幾滴十滴水，再和些涼開水，扶起躺在長凳上的那個人，請他喝下去。

“先生，你真好。”

“這是應該的。”

中暑的郵遞員清醒一點了，忙對張慶祥說：

“也要謝謝娘舅，要不是你扶我回來，我就要在路上昏倒了。”

“哪個是娘舅？”

“他！”郵遞員指着張慶祥對王鯤說。

王鯤看到躺着的郵遞員穿的那雙草鞋，已經磨穿了底，連腳底板都磨起了一個個的血泡，禁不住說道：

“唉，你們真辛苦。”

“先生，這還不算什麼，跑外面的人，如果病倒在露天野外，那才叫慘吶！”

張慶祥告訴王鯤，郵遞員、接車員成年累月地在外邊跑，不管嚴寒的冬天和酷熱的夏天，都是風雨無阻地靠着兩條腿四處奔走。夏天里，頭上頂着猛烈的太陽，腳下貼着滾燙的道路，每天總有幾個人中暑，甚至昏倒在路邊；下雨天，他們買不起套鞋和雨衣，只得穿着木拖鞋，拿把破雨傘趕路，走起來又吃力又緩慢，有時送完信回家，往往是深更半夜了……。

王鯤聽了心裡很不舒服。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和聽到櫃檯以外，工人弟兄勞動和生活的情況。他下決心要跟工人弟兄們接近。

快要上班了。

王鯤問清楚那個接車員叫什麼名字、做什麼工作後，又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他。

張慶祥那副樸實而剛強的性格深深地印在王鯤的腦海中。他

決定明天一早去碼頭上看張慶祥。

四

黎明的曙光，開始透過玻璃窗，射入房內。鷄叫了，王鯤睜開了眼睛，雙手習慣地推開靠弄堂的窗戶。現在他得立即找張慶祥去：

王鯤匆匆忙忙地搭上渡船到江北岸去。

這時，甬江上還是晨霧瀰漫，江對岸傳來了隱隱約約的勞動吆喝聲。上海來的輪船也進港了。

渡船靠岸了，王鯤付了渡船費後，迎着從江面上吹來的晨風，向寧紹碼頭走去。沿路看見碼頭工人們，光着膀子，背着沉重的麻包；他又清晰地聽見了“吭哧，吭哧”的號子聲。

到寧紹碼頭已經五點多鐘了，王鯤在碼頭的出口處等着張慶祥。不多久，張慶祥從船艙里出來了，他右肩上背着兩個大郵包，左手還拿着三個小郵件。他那高大的身子，已被沉重的郵包壓得抬不起頭來，身子一歪一斜地向前移動着。

“張先生，我幫你拿！”

王鯤看見張慶祥出來，忙迎了上去，一面說着，一面把老張拿着的三個小郵件接了過來。張慶祥吃力地轉過頭來，一看是王鯤，忙說：

“呵！王先生，不，不……”

“沒有關係！”

沒等他說完，王鯤就搶着說話了。老張惊奇地看着王鯤說：

“王先生，你怎麼這樣早呀？你們上班不是要八點鐘嗎？”

“我，我是來看看你們的！”

“你，你這個年輕人。……”

兩人边走边說，一直朝着郵政局走去。

郵包“運”到郵局，離職員們上班還有一個多小時。辦公室

里空空的，只有早起的公務員在打扫房間。

王鯤幫着張慶祥把郵件拿到分揀房以後，就趁這個機會和接運輸船班期回來的接車員們閒談起來。

“王先生，你以後不要叫我張先生了，叫我張慶祥好啦！”老張把在路上沒講出來的話向王鯤說了。

“這怎麼行，你年紀比我大，應該叫你阿叔才對哪！”

王鯤真誠的回答，使大夥很感動，一個和王鯤年紀彷彿的接車員說：

“王先生，那你就叫他慶祥娘舅好了，我們都是這樣叫他的，連和豐紗廠里的人也這樣叫他。”

“娘舅？”王鯤又聽到這個熟悉的稱呼，他不禁想起昨天中午那個郵遞員不也是叫他“娘舅”的嗎？

“好，那以後我就叫慶祥娘舅吧；不過，你們也不要叫我王先生，就叫我名字王鯤好了。”

“這……這怎麼象話呢？你是先生啊！”

接車員異口同聲的回答，倒使王鯤心里疑惑起來，他奇怪的問：

“我不懂大家講的是什麼意思？”

“唉——你不知道我們是苦力，是跑外頭的下等人，你是坐在寫字間的先生呀！”

有個年約五十歲的老接車員回答道。他覺得王鯤象這樣淺近的“處世之道”都不懂，實在太可惜了。

“啊——”王鯤这下才真正的明白，原來人還有上等下等的分別。

“不行，坐在寫字間里的先生，是為郵局、為人民大眾服務，難道你們日夜在外奔跑，不也是為郵局、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嗎？不能稱先生嗎？我不贊成！”

王鯤講得很激動，講話的聲音大而且帶着憤慨。